

生取了杖走。街上行人有的立了看我們，本地人都認識先生，和他招呼。

在街上走着。從前面窗口流出小孩的書聲來，老人立住了悲哀地說：

「勃諦尼君！這最使我傷心！一聽到學生的讀書聲，就想到我已不在學校，另有別人代我在哪里，不覺悲傷起來了！那個，那個是我六十年來聽熟了的音樂，我會很歡喜他的。我好像已和家族分離，一個小孩都沒有了的人了！」

「不，先生！」父親說着又開步前行。「先生有許多的孩子呢！那許多孩子都散在世界上，和我一樣地都記憶着先生呢！」

先生悲傷地說：

「不，不！我已沒有學校沒有孩子了！沒有孩子，是不能生存的。我的末日，大約就到了罷！」

「請不要說這樣的話！先生已做過許多好事，把一生用在很高尚的事情上了！」

老先生把那白髮的頭靠在父親肩上，又把我的手緊緊握住。到車站時，火車快要開了。

「再會！先生！」父親在老人頰上接吻告別。

「再會！謝謝你再會！」老人說了把父親的一隻手用自己的顫動着的兩手夾住了貼到胸前去。

我去和老先生接吻時，老先生的臉上已溼了淚了。

父親把我先推入車內待車要開動的時候從老人的手中取過杖來把自己執着的鑲着銀頭刻
有自己名氏的華美的杖換了過去，說：

「請取了這個，當作我的紀念！」

老人正想推辭不受，父親已跳入車裏，把車門關了。

「再會！先生！」父親說。

「再會！你已給與這窮老人以慰藉了！願上帝保佑你！」先生於車將動時說。

「再相見罷！」父親說。

先生搖着頭，好像在說：「恐不能再相見了哩！」

「再可相見的，再相見罷！」父親反覆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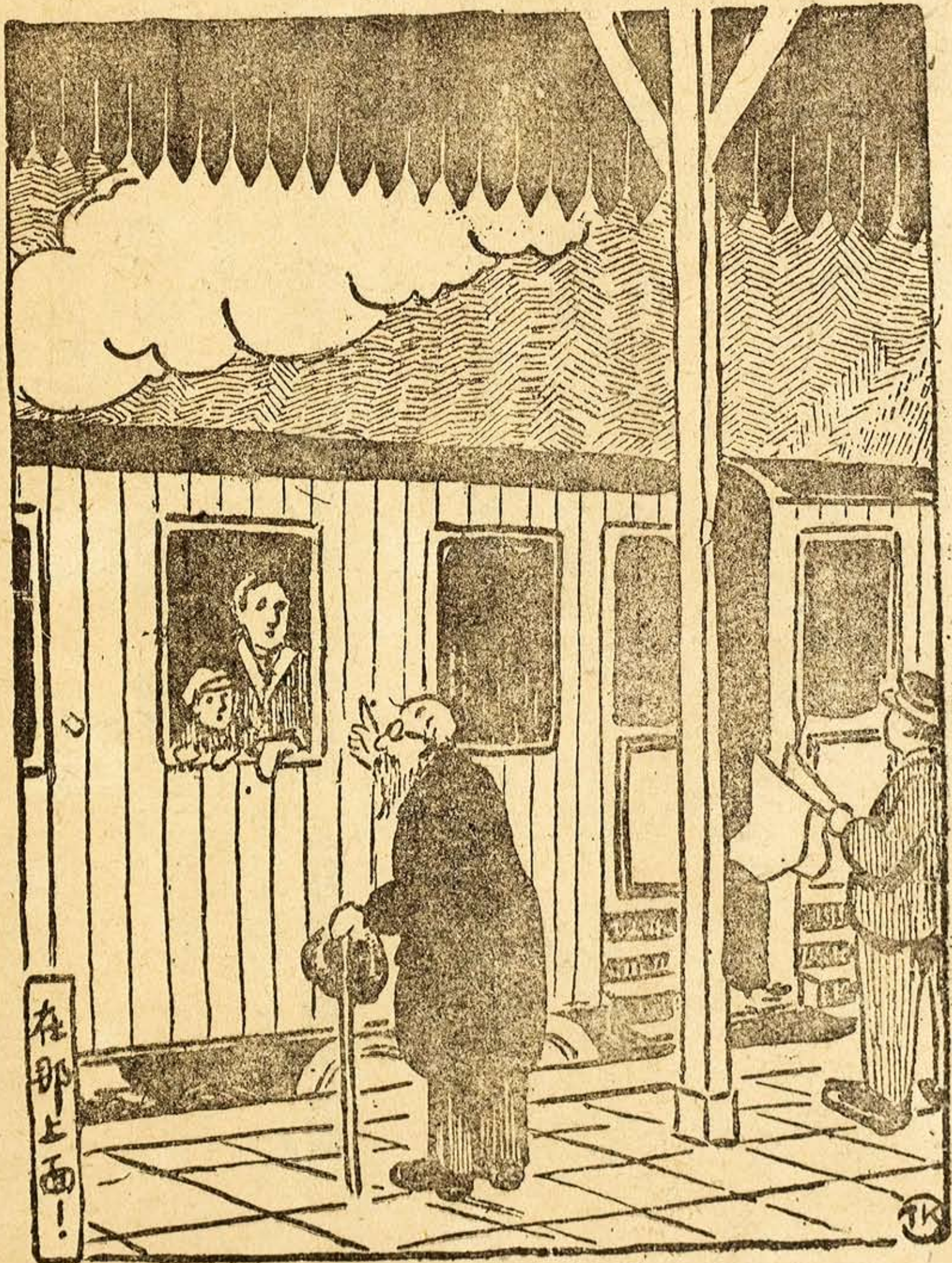
先生把顫着的手高高地舉起，指着天：

「在那上面！」

於是，先生的形影，就在那擎着手的瞬間不見了。

全 愈

二十日



在那上面!

JK

和父親作了快樂的旅行回來，十天之中，竟不能見天地，這真是做夢也料不到的事情。我在這幾天內，病得幾乎沒有了命了。只朦朧地記得母親會啜泣，父親會蒼白，臉守着我，雪爾維姊姊和弟弟低聲地談着。那戴眼鏡的醫生守在牀前，雖會向我說着甚麼，但我全不明白。只差一些，我已要和這世別離了。其中有三四天，甚麼都茫然，像在做黑暗苦痛的夢！記得我二年級時的女先生會到牀前，把手帕遮住自己的咳嗽。我的先生會彎下上身和我接吻，我臉上被鬚觸着覺痛。克洛西的紅髮，代洛西的金髮，以及着黑服的格拉勃利亞少年，都好像在雲霧中看見。卡隆會拿着一個帶葉的夏橘，來贈我，因母親有病，記得就回去了。

等到從長夢中醒來，神志清了，見父親母親在微笑，雪爾維姊姊在低聲唱歌，我才知道自己的病已大好了。啊！真是可悲的惡夢啊！

從此以後，就每日轉好。等「小石匠」來裝兔臉給我，我才開笑臉。那孩子從病以後，臉孔長了許多。兔臉比以前似乎裝得更像了。可萊諦也來，卡洛斐來時，把他正在經營的小刀的彩票，送了我兩條。昨天我睡着的時候，潑來可西來，據說將我的手在自己的頰上觸了一下就去了。他是才從鐵工場出來的，臉上染着煤炭，我袖上也因而留下黑跡。我醒來見着很是快活。

幾天之間。樹葉又綠了許多。從窗口望去，見孩子們都挾了書到學校去，我真是羨煞！我也快要回

到學校裏去了，我想快些去見見全體同學，看着自己的坐位、學校的庭院，以及街市的光景，想聽聽在我生病期內所發現的新聞，又想去翻閱翻閱筆記簿和書籍。都好像已有一年不見了哩。我母親可憐已瘦得蒼白了！父親也很疲勞着！來望我的親切的朋友們，都跑近來和我接吻。啊！一想到將來有和這許多朋友別開的時候，現在就在悲傷起來。我大約是可以和代洛西同入高等的學校的，其餘的朋友們怎樣呢？五年級完了以後，就大家別離，從此以後，不能再相會了罷！遇到疾病的時候，也不能再在牀前看見他們了罷！——卡隆、潑來可西、可萊諦，都是很親切很要好的朋友。——可是都不長久！

勞動者中有朋友

二十日

安利柯！爲甚麼「不長久」呢？你修畢了五年級入中學去，他們入勞動界去。幾年之中，彼此都在同一市內，爲甚麼不能相見呢？你即使進了高等學校或大學，到工場裏去訪問他們，不就可以了嗎？在工場中與舊友相見，是多麼快樂的事啊！

可萊諦和潑來可西無論在甚麼地方，你都可以去訪問他們的。都可以到他們那里去學習種種的事。怎樣？倘若你和他們不繼續交際，那末，你將來就要不能得着這樣的友人——和自己階級不同的友人。到那時候，你就只能在一階級中生活了。只在一階級中交際的人，恰和只讀一冊

書籍的學生一樣。

所以，要決心和這些朋友永遠繼續交際啊！並且，從現在起，就要注意了多和勞動者的子弟交遊。上流社會好像將校，下流社會是兵士。社會和軍隊一樣，兵士並不比將校賤。貴賤在能力，並不在於俸錢；在勇氣，並不在階級。論理，正唯其兵士與勞動者自己受報酬少，就愈可貴。所以，你在朋友之中，對於勞動者的兒子，應該特別敬愛，對於他們父母的勞力與犧牲，應該表示尊敬。不應只着眼於財產和階級的高下。因財產和階級的高下來分別人，真是鄙賤的心情。救濟我國的神聖的血液，是從工場、田園的勞動者的脈管中流溢出來的。要愛卡隆、可萊諦、潑來可西、小石匠啊！他們的胸裏，宿着高尚的靈魂哩！將來命運無論怎樣變動，決不忘了這少年時代的友誼：從今天就須這樣自誓。再過了四十年，到車站時，如果見卡隆墨黑了臉，穿着司機的衣服，你即使做着貴族院議員，也應立刻跑到車頭上去，將手勾在他的頸上。我相信你一定會這樣的。

——父親——

卡隆的母親

二十八日

我回到學校裏去，最初聽見的是一个惡消息，卡隆因母親大病，缺課了好幾天。終於，他母親於前

星期六那天死了。昨天早晨我們一走進教室，先生對我們說：

「卡隆遭遇了莫大的不幸了！母親死去了！他明天大約要回到學校裏來的，望你們大家同情於他的苦痛，他進教室來的時候，要親切丁寧地招呼安慰他，不許說戲言或向他笑！」

今天早晨，卡隆略遲了一刻來了。我見了他，心裏好像塞住了甚麼。他臉孔瘦削了，眼睛紅紅地，兩腳顫悸着，似乎自己生了一個月的大的樣子。全身換了黑服，差不多一眼認不出他是卡隆來。同學都屏了氣向他注視。他進了教室以後，似乎記到了母親每日來接他，從椅子背後看他，種種地注意他的情形，忍不住就哭了起來。先生攜他過去，將他貼在胸前：

「哭罷！哭罷！苦孩子！但是不要灰心！你母親已不在這世界了，但是，仍在照顧着你，仍在愛你，仍在你身旁呢。你會有時再和母親相見罷，因為你有着和母親一樣的正直的精神啊！你要自己珍重啊！」

這樣說了，領他坐在我旁邊的位上。我不忍去看卡隆的面孔。卡隆取出自己的筆記簿和久不翻了的書來看，翻到前次母親送他來的時候折着作記的地方，又掩面哭泣起來。先生向我們使眼色，暫時不去理他，管自上課。我雖想對卡隆說句話，可是不知說甚麼好，只將手搭在卡隆肩上，低聲地這樣說：

「卡隆！不要哭了！啊！」

卡隆不回答甚麼，只是在桌上伏倒了頭，把手加到我的肩上來。散課以後，大家都默着恭敬地集在他周圍。我因看見我母親來了，就跑過去想求撫抱。母親將我推開，只是看着卡隆。我莫名其妙，及見卡隆獨自立在那裏，默不作聲，悲哀地看着我，那神情好像在說：

「你有母親來抱你，我已不能夠了！你有母親，我已沒有了！」
我才悟到母親推開我的緣故，就不待母親攜我，自己出去了。

寇塞貝馬志尼

二十九日

今天早晨，卡隆仍是蒼白了臉紅腫了眼來。我們當作唁禮替他堆在桌上的物品，他顧也不顧，先生另外拿了一本書來說是預備念給卡隆聽的。他先向我們通知說：明天要授與勳章給前次在濮河救起小孩的少年了，午後一時，大家到市政所去參觀，星期一就作一篇參觀記當作這月的每月例話。通告畢，又向着那垂着頭的卡隆說：

「卡隆！今天請忍耐了把我以下所講的話和大家一齊筆記了。」我們都捏起筆來，先生就開始講：

「寇塞貝·馬志尼，一千八百零五年生於熱那亞，一千八百七十二年死於辟沙。他是個偉大的

愛國家，大文豪，又是意大利改革的先驅者。他爲愛國精神所驅，四十年中和貧苦奮鬥，甘受放逐迫害，寧爲亡命者，不肯變更自己的主義和決心。他非常敬愛母親，將自己高尚純潔的精神，全歸功於母親的感化。他有一個知友，喪了母親，不勝哀痛，他寫一封信去慰唁。下面就是他書中的原文。

「朋友！你在這世已不能再見你的母親了。這實是可戰慄的事。我目前不忍看見你，因爲你現在正在誰都難免而且非超越不可的神聖的悲哀之中。『悲哀非超越不可，』你了解我這話嗎？在悲哀的一面，有不能改善我們的精神而反使之陷於柔弱卑屈的東西。我們對於悲哀的這一部分，當戰勝而超越他。悲哀的別一面，有着使我們精神高尚偉大的東西。這部分是應該永遠保存，決不可棄去的。在這世界上最可愛的莫過於母親，在這世界所給你的無論是悲哀或是喜悅之中，你都不會忘了你的母親罷。但是，你要紀念母親，敬愛母親，哀痛母親的死，不可辜負你母親的心。啊！朋友！試聽我言！死這東西，是不存在的。這是空無所有，連瞭解都不可能的東西。生是生，是依從生命的法則的。而生命的法則就是進步。你昨天在這世有母親，你今天隨處有天使。凡是善良的東西，都有加增的能力，會做這世的生命，永不消滅。你母親的愛，不也是這樣嗎？你母親要比以前更愛你啊！因此之故，你對於母親，也就有比前更重的責任了。你在他界能否和母親相會，完全要看你自己的行爲怎樣。所以，應因了愛慕母親的心情，更改善自己，以安慰母親的靈魂。以後你無論做什麼事，常須自

已反省『這是否母親所喜的』母親的死去，實替你在這世界上遺留了一個守護神。你以後一生的行事，都非和這守護神商量不可。要剛毅！要勇敢！和失望與憂愁奮鬥！在大苦惱之中維持精神的平靜！因為這是母親所喜的。」

先生再斷續着說：

「卡隆！要剛毅！要平靜！這是你母親所喜的。懂了嗎？」

卡隆點頭，大粒的淚珠，簌簌地落下在手背上，筆記簿上和桌上。

少年受勳章（每月例話）

午後一點鐘，先生領了我們到市政所去。參觀授與勳章給前次在濮河救起小孩的少年。

大門上飄着大大的國旗。我們走進中庭，那里已是人山人海。前面擺着用紅色檯布罩了的檯子，檯子上放着書件。後面是市長和議員的席次，有許多華美的椅子。着青背心穿白襪子的贊禮的僮相就在那里。再右邊是一大隊的掛勳章的警察，稅關的官員，都在這旁邊。這對面排着許多盛裝的消防隊，還有許多騎兵、步兵、礮兵和在鄉軍人。其他紳士呀、一般人民呀、婦女呀、小孩呀，都圍集在這周圍。我

們和別校的學生並集在一角，旁有一羣從十歲到十八歲光景的少年，談着笑着。據說這是今天受勳章的少年的朋友，特從故鄉來到會的。市政所的人員多在窗口下望，圖書館的走廊上也有許多人靠着欄杆觀看。大門的樓上，滿滿地集着小學校的女學生和面上有青面幕的女會員。全體情形，正像一個劇場，大家高興地談說，時時向着有紅氈的檯子地方望，看有誰出來沒有。樂隊在廊下一角靜奏樂曲，日光明亮地射着在高牆上。

忽然，拍手聲四起了。從庭中，從窗口，從廊下。

我翹起脚跟來望。見在紅檯子後面的人們已分爲左右兩排，另外來了一個男子和一個女人。男子更攜了一個少年的手。

這少年就是那救助朋友的勇敢的少年。那男子是他的父親，原是一個做石工的，今天打扮得很整齊。女人是他的母親，小小的身材，白色，穿着黑服。少年也白色，衣服是鼠色的。

三人見了這許多人，聽了這許多的拍手聲，只是立了不動，眼睛也不向別處看，儼相領了他們到檯子的右旁。

過了一會，拍手聲又起了。少年望望窗口，又望望女會員所居的廊下，好像自己不知在甚麼地方了。少年面貌略像可萊諦，只是面色比可萊諦紅些。他父母注視着檯上。

這時候，在我們旁邊的少年的鄉友，接連地向少年招手。或是輕輕的喚着「平平平諾脫！」去引起少年的注意。少年好像居然聽見了，向着他們看，在帽子下面露出笑影來。

隔不了一會，守衛把姿勢整頓了，市長和許多紳士一齊進來。

市長穿了純白的衣服，圍着三色的肩衣。他立到檯前去，其餘的紳士都在他兩旁或背後就坐。樂隊停止了樂，因了市長的號令，滿場就肅靜了。

市長於是開始演說。在最初，大概是敘說少年的功績，不甚聽得清楚。到了後來，聲音漸高，語音遍布全場，已一句都不會漏去了：

「這少年在河岸見自己的朋友正將淹沒，就毫不猶豫地脫去衣服，跳入水去救他，旁邊的孩子們想攔住他，說『你也要同他一處淹沒哩！』他不置辨，躍入水去。河水正漲滿，連大人下去，也要不免危險。他盡了力和急流奮鬪，竟把快在水底悶死的友人撈着，提了他突波而上。幾次要險遭溺下，終於鼓着勇氣，浮出到水面來。那種堅忍和決死的精神，幾乎不像是少年的行徑，竟是大人救自己愛兒的時候了。上帝鑒了這少年的勇氣的行爲，就助他成功，使他將快要死的友人從鱒魚窠裏救出，更因了別人的助力，終於更生了。事後，他如無其事地回到家裏，淡淡地把經過報告家人知道。

「諸君！勇敢在成人已是難能可貴的美德，至於在沒有名利之念的小孩，在體力怯弱，無論做什

麼都非有十分熱心不可的小孩，在並無何等的義務責任，就使不做什麼，只要能瞭解人所說的，不忘人的恩惠，已足受人愛悅的小孩，勇敢的行為，真是神聖之至的了。諸君！我不再說甚麼了！我對於這樣高尚的行為，不願在這以上再加無謂的讚語！現在諸君的面前，就立着那高尚勇敢的少年！軍人諸君啊！請以弟弟待他！做母親的女太太啊！請和自己兒子一樣地替他祝福！小孩們啊！請記憶他的名字，將他的樣子雕刻在心裏，永久勿忘！請過來！少年！我現在以意大利國王的名義，授與這勳章給你！」

市長就檯上取了勳章，替少年掛在胸前，又抱了他接吻。母親把手當了兩眼，父親把下頤垂下胸口來。

市長和少年的父母握手，將用絲帶束着的賞狀遞給母親。又向了那少年說：

「今天是你最榮譽的日子，在父母是最幸福的日子。請你終生不要忘記今天，走上你德義與名譽的路程！再會！」

市長說了退去。樂隊又奏起樂來。我們以為儀式就此完畢了。這時，從消防夫隊中走出一個八九歲的男孩子來，跑近那受勳章的少年，把自己投在他的腕裏。

拍手聲又起來了。那就在濮河被救起的小孩，這次出來，是為表示感謝再生之恩的。被救的小孩，與恩人接了吻，攜了手出去。少年的父母跟在後面，勉強從人羣中擠出到大門方面。警察、小孩、軍人、婦

女，都頭向了一方，顛起了脚跟想看這少年。在近處的人，有的去撫觸他的手。他們在學校學生羣旁通過時，學生都把帽子高高地舉在空中搖動。和少年同鄉里的孩子們，都紛紛地前去握住少年的臂，或是拉住他的上衣，狂叫「平！平！萬歲！平！君萬歲！」少年通過我的身旁，我見他臉上帶着紅暈，似乎很歡悅的。勳章上附有紅白綠三色的絲帶。那做父親的用了顫顫的手在抹鬚。在窗口及廊下的人們見了都向他們喝采。他們通過大門時，女會員從廊下拋下堇或野菊的花束來，落在少年和他父母頭上，更散在地上。在旁邊的人都俯下去拾了交付他母親。這時，庭內的樂隊，靜靜地奏出幽婉的樂曲，那音調好像是大羣人的銀樣的歌聲，遠遠地消去的樣子。

第八卷 五月

畸形兒

五日

今天不大舒適，把功課請了假，由母親領了我到畸形兒學院去。母親是爲了請求給那門房的兒子入院去的。等到了那里，母親叫我留在外面，不使我入內。

安利柯！我爲什麼不叫你進學院去？怕你還沒有知道罷。因爲，把你這樣健康的小孩帶進那不幸的殘廢的羣裏去給他們看，是不好的。即使不是這樣，他們已經時時有痛感自己不幸的機會哩！那真是可憐啊！身入其境，眼淚就會從胸裏湧上來；男女小孩約有六十人，有的骨格不正，有的手足歪斜，有的皮膚皺裂，身體扭轉不展。其中，也儘有相貌伶俐，眉目可愛的。有一個孩子，鼻子高高地，臉的下部分已像老人樣的尖長了，可是還帶着可愛的微笑呢！有的孩子，從前面看去，很端秀，不像是

有殘疾的，一叫他背過身來，就覺得有可憐的地方了。恰好，醫生到在這里，一個一個地叫他們立在

椅上，曳上了衣服，把膨大的肚子或是臃腫的關節檢查着。他們時常這樣脫去了衣服，迴環着給人看，已經慣了，一點也不覺得難爲情。可是，在那身體初發見殘疾的時候，是多少難過啊！病漸漸厲害，人對於他們的愛情就漸漸減退；有的整幾小時地被棄置在屋角，只受粗劣的食物，有的還要被嘲弄，也許有的在幾月中還枉受無益的綑帶和療治的苦痛罷。現在，靠了這學院中的注意和適當的食物和運動，大抵已恢復許多了。見了那因了號令伸出來的縛着綑帶或是夾着板的手腳，真是可憐呢。有的在椅子上不能直立，用臂托住了頭，一手撫摸着那拐杖的，又有手臂雖勉強向前伸直了，終於呼吸迫促起來，蒼白了倒下地去的。雖然這樣，他們要藏匿苦痛，還是裝着笑容呢！安利柯啊！像你這樣健康的小孩，還不知自己感謝自己的健康，我見了那可憐的畸形的孩子，一想到世間做母親的當作自己的榮耀，矜誇了抱着的壯健的小孩，覺得很是難堪，恨不能一個一個去撫抱他們。如果周圍沒人，我就要這樣說了罷：

「我不離開此地了！我一生爲你們犧牲，做了你們的母親罷！」

可是，孩子們還歌着，那種細而可悲的聲音，使聽見的人腸爲之斷。先生稱贊他們，他們就非常快活，在先生通過他們坐位的時候，都去吻她的手。大家都親愛着先生呢。據先生說，他們頭腦都好，也能用功。那位先生，是一個青年的溫和的女人，面貌上充滿了慈愛。她的常帶悲容，大概是每天和

那不幸的孩子們作伴的緣故罷。真可敬佩啊！勞動了生活着的人雖是很多，但像她那樣的做着神聖職務的人，是不多有的罷。

——母親——

犧 牲

九 日

我的母親固然是好人，雪爾維姊姊也像母親一樣，有着高尚的精神。昨夜，我正抄寫着每月例話「六千哩尋母」的一段——這因為太長了，先生叫我們四五個人分開了抄錄的——姊姊靜悄悄地進來，低了聲急急地這樣說：

「快到母親那里去！母親和父親才在說甚麼呢，好像已有了甚麼不幸的事了，很是悲痛，母親在安慰他。說家裏要困難了——懂嗎？家裏已經要沒有錢了囉！父親說，要有若干犧牲才得恢復呢。我們也大家來犧牲好嗎？非犧牲不可的啊！讓我和母親說去，你也要贊成我，並且，要照我姊姊所說的樣子，向母親立誓，要甚麼都答應做啊！」

姊姊說了，拉了我的手同到母親那里去。母親正一壁做着針線，一壁沈思着，我在長椅子的一端坐下，姊姊坐在那一端，就說：

「喂母親！我有一句話要和母親說。我們兩個有一句話要和母親說。」

母親喫驚了看着我們。姊姊繼續着說：

「父親不是說沒有錢了嗎？」

「說甚麼？」母親紅了臉回答。「沒有錢的事，你們知道了嗎？這是誰告訴你們的？」

姊姊大膽地說：

「我知道哩！所以，母親！我們也覺得非大家犧牲不可。你不是會說到了五月終給我買扇子的嗎？還答應安利柯弟弟買顏料盒呢。現在，我們已甚麼都不要了。錢也一個都不想用，不給我們也可以。啊！

母親！」

母親剛要回答說甚麼，姊姊阻住了她：

「不，非這樣不可的。我們已經這樣決定了。在父親沒有錢的時候，水果，甚麼都不要，只要有湯就好，早晨單喫麵包也就夠了。這麼一來，食費是可以多少省些出來罷。一向實在是太待我們好了！我們決定只要這樣就滿足了。喂，安利柯！不是嗎？」

我回答說是。姊姊用手遮住了母親的口，繼續着說：

「還有，無論是衣服或是甚麼，如果有可以犧牲的，我們也都歡歡喜喜地犧牲。把人家送給我們

的東西賣了也可以，勞動了幫母親的忙也可以。終日勞動罷！甚麼事情都做，我，甚麼事情都做的！」說着又將臂彎到母親項上去。

「如果能救助了父親母親，父親母親再有像從前那樣快樂的臉孔給我們看着，無論怎樣辛苦的事情，我也都願做的。」

這時母親臉上的快悅，是我所未曾見過的。這時母親在我們額上接吻的熱烈，是從來所未曾有過的。母親當時甚麼都不說，只是在笑容上掛着淚珠。後來，母親和姊姊說明家中並不困於金錢，叫她不要誤聽。還屢次稱贊我們的好意，這夜是很快活，等父親回來，就一五一十地告訴了他。父親也不說甚麼。今天早晨，我們要喫早飯時，我覺到非常的歡喜與非常的悲哀。我的食巾下面，藏着顏料盒，姊姊的食巾下面，藏着扇子。

火 災

十一日

今天早晨，我抄畢了「六千哩尋母」，正想着這次作文的材料。忽然，從樓梯方面發出非常的人聲。過了一會，有兩個消防夫進屋子來，和父親說，要檢查屋內的火爐和煙突。這因為屋頂的煙突上冒出了火，辨不出從誰家發出來的緣故。

「呃請檢查」父親說。其實，我們屋子裏並沒有燃着火，可是消防夫仍在客室巡視，把耳朵附近了壁聽有無火在爆發的聲音。

在他們各處巡視時，父親向了我說：

「哦！這不是好題目嗎？——叫做『消防夫』我講了，你寫着！

「兩年以前，我深夜從劇場回來，路上看見過消防夫的救災行動，我才要走入羅馬街，就見有猛烈的火光，許多人都集在那里。一間家屋正在燒着，像舌的火燄，像雲的煙氣，從窗口屋頂噴出。男人和女人從窗口探出頭來拚命的叫，忽然又不見了。門口擠滿了人，齊聲叫喊說：

「『要燒死了哩！快救命啊！消防夫！』

「這時來了一部馬車，四個消防夫從車中跳出。這是最先趕到的，一下車就跑進屋子裏去。他們一走進，同時發生了可怕的事情。一個女子，在四層樓窗口叫喊奔出，手拉住了欄杆，背向了外，在空中掛着。火燄從窗口噴出。幾乎要捲着他的頭髮了。羣衆大發恐怖的叫聲，方才的消防夫一時錯了方向，把三層樓的牆壁打破了進去，這時羣衆齊聲狂叫說：

「『在四層樓，在四層樓！』

「他們急上四層樓去，在那里忽然聽見恐怖的叫聲，梁木從屋頂落下，門口滿了煙燄。夢想到那

關着人的屋子裏去，除了從屋頂走，已沒有別的路了。他們急急地跳上屋頂，瓦上從煙裏露出一個黑影來，這就是那最先跑到的伍長。可是，要從屋頂到那被火包着的屋裏去，非通過那屋頂的窗和格窗間的極狹小的地方不可。因為別處都已被火燄包住了，只這狹小的地方，還有冰雪掩着。可是卻沒有可攀援的地方。

「『那里是，無論如何通不過的！』羣衆在下叫說。

「伍長沿了屋頂邊上走，羣衆震慄地看着他。他終於把那狹小的地方通過了，那時下面的喝彩聲幾乎要震蕩天空。伍長走到那危急的場所，用斧把梁椽斬斷，造成入內的孔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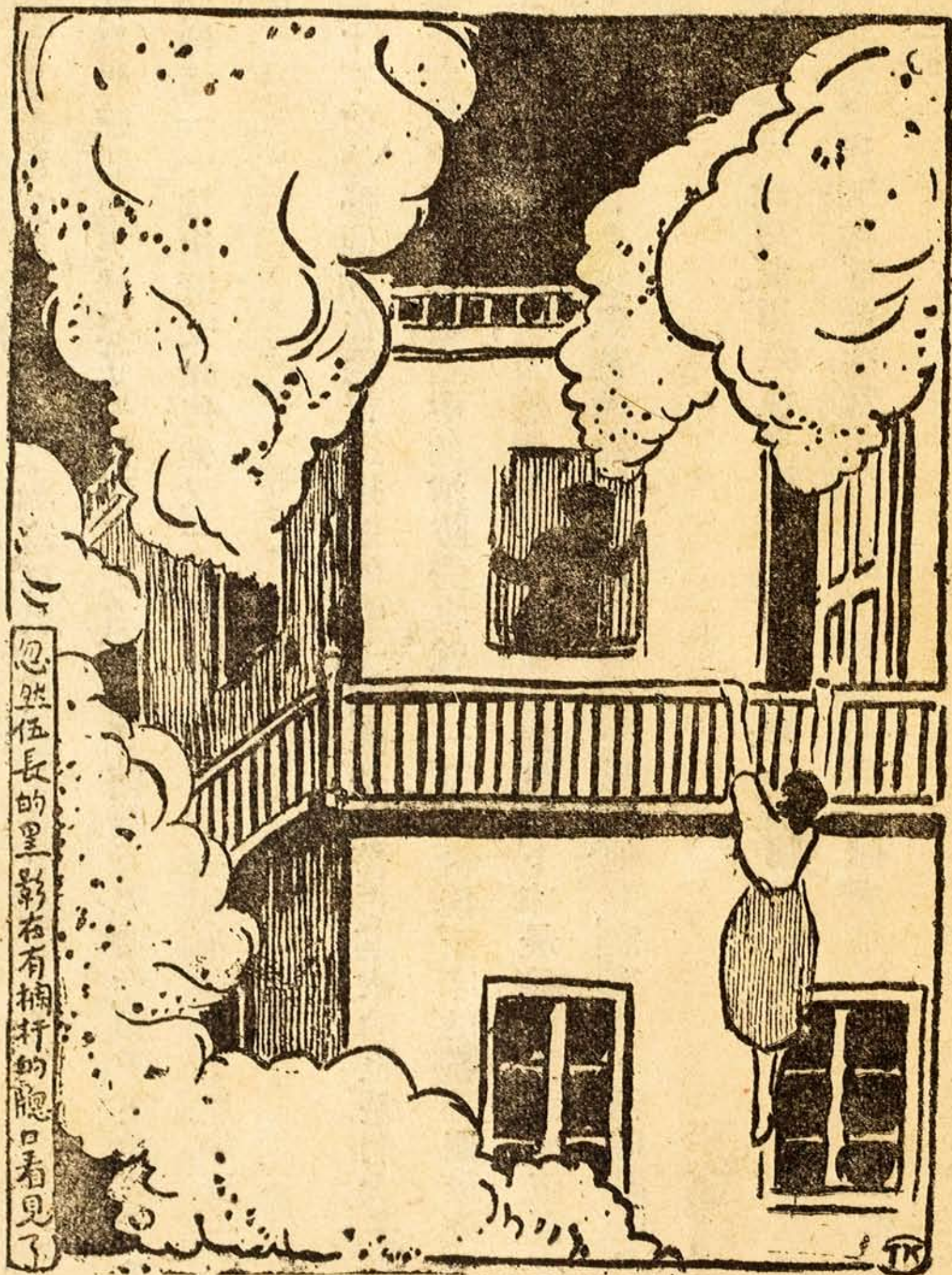
「這時，那女子仍在窗外掛着，火燄快將捲到她的頭上，眼見得就要向街路墜下了。

「伍長斬開了孔穴，把身子結束了就跳進屋裏去。後來的消防夫也跟着跳入。

「這時才運到的長梯子，在屋前架着。窗口冒出兇險的煙燄來，耳邊聞到可怖的呼號聲，危急得幾乎無從着手了。

「『不好了！連消防夫也要燒死了！完了！早已死了！』羣衆叫着說。

「忽然，伍長的身影在有欄杆的窗口看見了，火光在他頭上照得紅紅地。女子去抱着他的項頸，伍長兩手抱了那女子，下室中去。



忽然伍長的黑影在右有捕杆的廳口看見了

「羣衆的叫聲，在火燒聲中沸騰：

「『還有別個呢？怎樣下來？那梯子離窗口很遠，怎樣接得着呢？』

「在羣衆叫喊聲中，突然來了一個消防夫，右腳踏了窗沿，左腳踏住梯子，在空跨了立着，室中的消防夫把遭難者一一抱出遞交給他，他又一一遞給從下面上去的消防夫。下面的又一一遞給再下面的同伴。

「最先下來的是那個曾在欄杆上掛過的女子，其次是小孩，再其次的也是個女子，再其次的是一個老人。遭難者如數下來了以後，室中的消防夫也就一一下來，最後下來的是那個最先上去的伍長。他們下來的時候，羣衆喝彩歡迎，及等到那拚了生命，上去最先下來最後的勇敢的伍長來時，羣衆歡聲雷動，都張開了手，好像歡迎凱旋的將軍也似地喝彩。一瞬間，他那寇塞貝·洛辟諾的名氏，在數千人的口中傳遍了。

「知道嗎？這就叫做勇氣。勇氣這東西不是講理由的，是不躊躇的，見了人有危難，就會像電光似地盲目飛跳過去。過幾天，帶了你去看看消防夫的練習罷。那時，領你去見洛辟諾伍長罷。他是怎樣一個人，你想知道他嗎？」

我答說，很想知道他。

「就是這位囉！」父親這樣說了，我不覺喫了一驚，回過頭去，見那兩個消防夫正檢查完畢，要從室中出去了。

「快和洛辟諾伍長握手！」父親指着那衣上綴有金邊的短小精悍的說。伍長立住了伸手過來，我去和他握手。伍長道別而去。

父親說：

「好好地把它記着！你在一生中，握手的人，當有幾千，但像他那樣豪勇的人，恐不上十個罷！」

六千哩尋母（每月例話）

幾年前，有一個工人家的十三歲的兒子，曾經獨自從意大利的熱那亞到南美洲去尋覓過母親。這少年的父母，因遭了種種的不幸，陷於窮困，負了許多的債。母親想設法賺些錢，圖一家的安樂，曾於兩年前，遠遠地到南美洲的阿根廷共和國首府培諾斯·愛列斯市去做女僕。原來，從意大利到南美洲去工作的勇敢的婦女不少，那里工資豐厚，去了不用幾年，就可賺積幾百元回來的。這位苦母親和她十八歲與十三歲的兩個兒子分別時，悲痛得幾乎要流血淚，可是爲一家生活計，也就忍心勇敢地去了。

那婦人平安地到了培諾斯·愛列斯，她丈夫有一個從兄，在那里經商有年。由他的介紹，到該市某上流人的家庭中爲女僕。工資既厚，待遇也很親切，她安心工作着。在初到的當時，也常有消息寄到家裏來。彼此在分別時約定：從意大利去的信，寄交從兄轉遞，婦人寄到意大利的信，也先交給從兄，從兄再附寫幾句，轉寄到熱那亞丈夫那里來。婦人將每月十五元的工資一文不用，隔三月寄錢給故鄉一次。她丈夫雖是個做工的，很愛重名譽，把這錢逐步清償債款，一壁自己也奮發地勞動，忍耐了一切的辛苦和困難，等他的妻子回國。自從妻子去國了以後，家庭就冷落得像空屋，小兒子尤戀念着母親，一刻都忘不掉。

光陰如箭，不覺一年過去了。婦人自從來過了一封說略有不適的短信以後，就消息沒有。寫信到從兄那里去問了兩次，也沒回信來。再直接寫信到那婦人的僱主家裏去，仍不得回復——這是因爲地址弄錯，未曾寄到的。於是全家更不安心，終以請求駐培諾斯·愛列斯的意大利領事，代爲探訪。過了三個月，領事回答說，連新聞廣告都登過了，沒有人來承認。這或者那婦人自以爲替人作女僕爲一家的恥辱，所以把自己主人的本名隱瞞了罷。

又過了幾月，仍如石沈海底，沒有消息。父子三人沒有辦法，小兒子尤悲念得很，幾乎要病了。既無方法可想，又沒有人可商量。父親想親到美洲去尋妻，但第一非先把職務拋了不可，並且又沒有寄託

兒女的地方。大兒子似乎是可以派遣的，但他已能賺得若干金錢，幫助家計，也無法叫他離家。每天只是這樣大家面面相對地反覆商量着這事。有一天，小兒子瑪爾可的面上現出決心的樣子說，「我到美洲尋母親去！」

父親不回答甚麼，只是悲哀地搖着頭。在父親看來，這心雖可嘉，但以十三歲的年齡，登一個月的旅程，獨自到美州去，究不是可能的事。但是，幼子堅執着這主張，從這天起，每天談起這事，總是堅持到底，用了很沈靜的神情。說述可去的理由，其懂事的程度，正像大人一樣。

「別人不是也去的嗎？比我再小的人去的也多着哩！只要下了船，就會和大衆齊到那里的。一到那里，就去找尋那從叔的住所，意大利人在那裏的很多。一問就可以明白。等找到了從叔，不就可尋着母親了嗎？如果再尋不着，那末可去請求領事，託他代訪母親作工的主人住所。無論中途有怎樣的困難來，那里好做的工作儘有，只要去勞動，回國的路費是用不着耽憂的。」

父親聽他這樣說，就漸漸贊成了他。父親平日原深知這兒子有驚人的思慮和勇氣，且已在艱苦貧困中慣了的。這次的去，是爲尋自己的慈母，認爲必然較平時發揮加倍的勇氣出來。並且，恰巧，父親朋友之中，有一人會爲某船船長。父親把這話和船長商量。船長答應替瑪爾可通融到阿根廷的三等船票一張。

父親躊躇了一會，就把瑪爾可的要求答應了。及出發日子一到，父親替他包好衣服，集了幾塊錢替他塞入衣袋裏，又寫了從兄的住址交給他。在四月中天氣很好的一個傍晚，父兄送了瑪爾可上船去。

船快開了，父親在吊梯上和兒子作最後的接吻：

「那末，瑪爾可，去罷！不要害怕！因為上帝是守護着你的孝心的！」

可憐的瑪爾可！他雖已發出勇氣，不以任何風波為意，但眼見故鄉美麗的山，漸向水平線上消去，舉目只見汪洋大海，船中又沒有相識者，只是自身一個人而已，自己所帶的財物，只是行囊一個，一想到此，不覺突然悲愁起來。在最初的二日間甚麼都不入口，只是蹲在甲板上暗泣，心潮如沸，想起種種事來。其中最可悲可懼的，就是關於母親萬一死了的憂慮。這憂念不絕地纏繞着他，有時茫然若夢，在眼前現出一個素不相識的人面，很憐憫地注視着他，且附近了他的耳低聲說：「你母親已死在那里了呢！」他驚醒來方知是夢，於是把正要出口的哭聲重行嚥住。

船過直布羅陀海峽，一出大西洋，瑪爾可才略振出勇氣和希望。可是，這也不過暫時的。茫茫的洋面上，除了水天以外，甚麼都不見，天氣漸漸加熱，周圍去國工人們的可憐的光景，和自己孤獨的形影，都足使他心中重罩上一層的暗雲。一天一天，總是這樣無聊地過去，正如牀上的病人忘記時日，好像

自己在海上已住了一年了，每天早晨張開眼來，知自己仍在大西洋中，獨自在赴美洲的途上，兀自驚訝。甲板上時時落下的美麗的美麗的飛魚，蝕血一般的熱帶地方的日沒，以及夜中燐光漂滿海的一面，儼然像火山巖的光景。在他都好像在夢境中看見，不覺得這些是實物。天氣不好的日子，終日終夜臥在室裏，聽了器物的滾轉聲，磕碰聲，周圍人們的哭叫聲，吟呻聲，覺得似乎末日已到了。又當那靜寂的海轉成黃色，炎熱如沸時，覺得倦怠無聊。在這種時候，疲弱極了的乘客，都死也似地臥倒在甲板上不動。海不知何日才可行盡。滿眼只見水與天，天與水，昨天，今天，明天，都是這樣。

瑪爾可時時倚了船舷整幾小時地茫然看海，一壁想着母親，往往自己不知不覺，閉眼入夢。夢見那不相識者很憐憫地附耳告訴他，「你母親已死在那里了！」他一被這話聲驚醒過來，仍去眼對了水平線作夢也似地空想。

這海程連續至二十七日，最末的一天，天氣很好，涼風拂拂地吹着。瑪爾可在船中和一老人熟識了，這老人是隆巴爾地的農夫，說是到美洲去看兒子的。瑪爾可和他談起自己的情形，老人大發同情，常用手拍瑪爾可的頂部，反覆地說：

「不要緊！就可見你母親平安的面孔了！」

有了這同伴以後，瑪爾可也就增了元氣，覺得自己的前途是有望的。美麗的星月夜，在甲板上雜

在大批的去國的工人中，靠近那噴噴吸着煙的老人坐了，就起已經到了培諾斯·愛列斯的想像：忽然，自己已在街上行走，找着了從叔的店，撲向前去。「母親怎樣？」「啊！同去罷！」「立刻去罷！」這樣二人急急跨上主家階石，主家就開了門。——他每次想像，都中斷於此，心中充滿了說不出的戀慕的情。忽又自己暗暗地把頸上懸着的賞牌，拉出來用嘴去吻了，細語祈禱。

到了第二十七天，輪船在阿根廷共和國首府培諾斯·愛列斯港口下錨了。那是五月中陽光很好的一個早晨，到埠碰着這樣好天氣，前兆不惡。瑪爾可高高興興地忘了一切，一意渴望：母親就在距離此幾哩以內的地方，數小時中便可見面，自己已到了美洲，獨自從舊世界到了新世界，長期的航海，從今回顧，竟像只有一禮拜的光陰，覺得恰像自己在夢中飛躍到此，現在夢才醒了的。乘船時爲防失竊，會把所帶的金錢，分作兩份藏着，今天探囊，一份已不知在甚麼時候不見了。因爲心有所期待，也並不以此介意。金錢大概是在船中被攫去了的，除此以外，所剩的已無幾，但怕甚麼呢，現在立刻就可會見母親了。瑪爾可提了衣包隨了大批的意大利人下了輪船，再由舢板船渡至碼頭上陸，和那親切的隆巴爾地老人告別了，急忙大步地向市街進行。

到了街市，向行人問亞爾忒斯街所在。那人恰巧是個意大利工人，向瑪爾可打量了一會，問他能讀文字不能。瑪爾可答說能的。

那工人指着自已才走來的那條街道說

「那末，向那條街道一直過去，轉灣的地方，都標着街名；一一讀了過去，就會到你所要去的處所
的。」

瑪爾可道了謝，依着他所指示的方向走去。坦直的街道，只管連續着，兩旁都是別莊式的白而低的住屋。街中行人車輛雜遝，喧擾得耳朵要聾。這里那里地飄揚着大旗，旗上都用大字寫着輪船出口的廣告。每走十幾丈，必有個十字街口，左右望去都是直而闊的街道，兩面也都夾立着低而白的房屋，路上滿着人和車，一直那面，在地平線上接着海也似的美洲的平原。這都會竟好像沒有盡處，一直擴張到全美洲了的。他注意了把地名一一讀去，有的地名很奇異非常難讀。碰見女人，都注意了看，防或者她就是母親。有一次，在面前走過的女人，很有點像母親，不覺心跳血沸起來，急追上去看，雖有些相像，卻是個有黑痣的。瑪爾可急急地走而又走，到了一處的十字街口，他看了地名，就釘住了似地立定不動，原來這就是亞爾忒斯街了。轉角的地方，寫着一百十七號，從叔的店址是一百七十五號，急急跑到了一百七十五號門口，暫時立了定一定神，獨語着說：「啊！母親，母親！居然就可見面了！」走近攏去，見是一家小雜貨鋪，這一定是了！進了店門，裏面走出一個帶眼鏡的白髮老婦人來：

「孩子！你要什麼？」用了西班牙語問。

瑪爾可幾乎說不出話來，勉強地才發聲問：「這是勿蘭塞斯可·牟里的店嗎？」

「勿蘭塞斯可·牟里已經死了啊！」婦人改用了意大利語回答。

「幾時死的？」

「呃，很長久了。大約在三四個月以前罷。他因生意不順手，逃去此地，據說到了離這里很遠的叫勃蘭卡的地方不久，就死了。這店現在是已由我開設了。」

少年的臉色蒼白了。急急地說：

「勿蘭塞斯可，他是知道我的母親的。我母親在名叫美貴耐治的人那里作工，除了勿蘭塞斯可，是沒有人知道母親的所在。我是從意大利來尋母親的，平常通信，都託特蘭塞斯可轉交，我無論如何，非尋着我的母親不可！」

「可憐的孩子！我不知道，姑且問問近地的小兒們罷。哦！他是和替勿蘭塞斯可做使者的青年認識的。問他，或者可以知道一些。」

說着出至店門口去叫了一個孩子來：

「喂，我問你：還記得那曾在勿蘭塞斯可家裏的青年嗎？他不是常遞信給那在他同國人家裏作工的女人的嗎？」

「就是那美貴耐治先生那里，是的，師母，那是時常去的。就在亞爾忒斯街的盡頭。」
瑪爾可快活了叫說：

「師母，多謝！請把門牌告訴我！要是不知道，那末請叫那人領了我去！——喂，朋友，請你領我去，我略帶了些錢在這裡哩。」

因為瑪爾可太熱烈了，那孩子也不等老婦人的回答，就開步先走，說：「那末去罷。」
兩個孩子默然跑也似地走到街尾，到了一所小小的白屋門口，在那華美的鐵門旁停住，從欄杆縫裏可望見有許多花木的小庭園。瑪爾可按鈴，一個青年女人從裏面出來。

「美貴耐治先生就在這裡嗎？」很不安地問。

「以前是曾在這裡的，現在這屋歸我們住了。」女人用了西班牙語調子的意大利語回答。

「美貴耐治先生到那里去了？」瑪爾可問時，胸中轟動了。

「到可特淮去了。」

「可特淮！可特淮在甚麼地方？還有，美貴耐治先生家裏作工的也同去了罷？我的母親——他們的女傭，就是我的母親。我的母親也被帶了去嗎？」

女人注視着瑪爾可說：

「我不知道，父親或者知道的。請等一等。」說了進去，叫了一個長身白鬚的紳士出來。紳士打量了這金髮尖鼻的熱那亞少年一會，用了不純粹的意大利語問。

「你母親是熱那亞人嗎？」

「是的。」瑪爾可回答。

「那末，就是那在美貴耐治先生家裏做女傭的熱那亞女人了。她已隨了主人一家同去了哩，我知道的。」

「到甚麼地方去了？」

「可特淮市。」

瑪爾特歎一口氣，既而說：

「那末，我就到可特淮去！」

「哪！可憐的孩子！這裏離可特淮有好幾百哩路呢。」紳士用西班牙語獨自說着。

瑪爾可聽見這話，急得幾乎死去，一手攀住鐵門。

紳士爲憐憫之情所動，開了室門：「且請到裏面來！讓我想想看有沒有甚麼法子。」說着自己坐下，叫瑪爾可也坐下，詳細問過一切經過情形，考慮了一會，說：「錢是沒有的罷？」

「略爲帶着一些。」瑪爾可回答。

紳士又思索了一會，就在桌上寫信，封好了交給瑪爾可說：

「拿了這信到勃卡去。勃卡是一個小市，從這里去兩小時可以走到。那里有一半是熱那亞人。路上自會有人指教你的罷，到了勃卡，就去找這信面上所寫着的紳士。這是那里誰都知道的人。把這信交給這人，這人明天就會送你到洛賽留去，把你再去託人，設法使你得到可特准的。只要到了可特准，美貴耐治先生和你的母親都就可見面了。還有，這也拿了去。」說着把若干金錢交給瑪爾可手裏。又說：

「去罷，大膽些！無論到甚麼地方，同國的人很多，怕甚麼！再會。」

瑪爾可不知要怎麼道謝才好，只說了一句「謝謝！」就提着衣包出來，和領導的孩子告了別，向勃卡進行。心裏充滿着悲哀和驚詫，折過那闊大而喧擾的街道走去。

從那時到這夜爲止，一天中的事件，都像熱症病人的夢魘一般地混亂了。在他記憶中浮動着，他已疲勞、煩惱、絕望到了這地步了。那夜就在勃卡的小宿店和土作工人一同住了一夜，次日終日坐在木堆上，夢似地盼望來船。到夜，乘了那滿載着果物的大船往洛賽留。這船由三個熱那亞水手行駛，臉都曬得銅一樣黑，他因了三人的鄉音，心中才略得了些慰藉。

船程要三日四夜，這在這位小旅客，只是驚異罷了。令人見了那驚心動魄的大河巴拉那，自己國內所謂大河的濮河，和這相比，只不過是一小溝。把意大利全國倍了四倍，還不及這河的長。

船日夜都向這河逆流徐徐而上，有時繞折過長長的島嶼前進。這些島嶼，以前曾是蛇虎的巢穴，現在已蔭着橘樹和楊柳，好像是浮在水上的園林了。有時船穿過狹狹的運河走，那是不知要多少時候才走得盡的長運河。又有時行過寂靜汪洋像湖樣的水上，行不多時，忽又屈曲地繞着島嶼，或是穿過壯大繁茂的林叢，轉眼寂靜又佔領着周圍，有幾哩之中，陸地和寂寥的水，竟似未曾知名的新地，這小船好像在探險似的。愈前進，愈使人絕望的妖魔樣的河！母親不是在這河的源頭的所在地嗎？又，這船程不是要連續到好幾年嗎？他不禁這樣地癡想着。他和水手一天喫兩次小麵包和鹹肉，水手見他有憂色，也不和他談說甚麼。夜睡在甲板上，每次睡醒張開眼來，爲那青白的月光所驚。汪洋的水，遠的岸都被照成銀色，對這光景，心就沈潛下去。時時心中反覆念着可特淮，覺得這好像是幼時在故事中聽見過的魔地的地名。又想：「母親也會行過這些地方的罷，也會見過這些島嶼和岸的罷。」一想到这里，就覺這一帶的景物，不似異鄉，寂寥也減去了許多。有一夜，一個水手唱起歌來，他因這歌聲，記起了幼時母親逗他睡去的兒歌。到了最後一夜，他聽了水手的歌哭了。水手停了唱說：

「當心！當心！甚麼了？熱那亞男兒雖到了外國，會哭的嗎？熱那亞男兒是應該環行世界，無論到了

甚麼地方都昂然的。」

他聽了這話，身子震慄了。他因了這熱那亞精神高高地舉起頭來，用拳擊着舵說：

「好！是的！無論在世界中周行多少我也不怕！就是徒步行幾百哩也不要緊！到尋着母親爲止，只管走去走去，死也不怕，只要倒斃在母親腳旁就好了！只要能夠看見母親就好了！就是這樣，就是這樣罷！」他存了這樣的決心，於黎明時到了洛賽留市。那是一個寒冷的早晨，東方被旭日燒得血一樣的紅。這市在巴拉那河岸，港口泊着百艘光景的各國的船隻，旗影亂落在波下。

他一上陸就提了衣包，去訪勃卡紳士所介紹給他的當地某紳士。一入了洛賽留的街市，他覺得像是曾經見過了的地方，到處都是直而大的街道，兩側接連地排列着低而白色的房屋，屋頂上電線密如蛛網，人馬車輛，喧擾得頭也要昏。他想想不是又回到培諾斯·愛列斯了嗎？心裏似乎竟要去尋訪從叔住址的樣子。他胡撞了一點鐘光景，無論轉過幾次灣，好像仍舊在原處，問了好幾次路，總算找到了紳士的住所。一按門鈴，裏面來了一個侍者樣的肥大的惡相的男子，用了外國語調子的話，問他來這裏有什麼事情。聽到瑪爾可說要見主人，就說：

「主人不在家，昨天和家屬同到培諾斯·愛列斯去了。」

瑪爾可言語不通，勉強地硬着舌頭說：

「但是，我——我這里沒有別的相熟的人！我只是一個人！」說着把帶來的介紹名片交給他。侍者接了，惡意地說：

「我不曉得。主人過一個月就回來的，那時替你交給他罷。」

「但是，我只是一個人！怎樣好呢？」瑪爾可懇求似地說。

「哦！又來了！你們國裏不是有許多人在這洛賽留嗎？快走！快走！如果要行乞，到意大利人那里去罷！」說着，即把門關了。

瑪爾可還化石似地在門口立着。

沒有辦法，過了一會，只好提了衣包懶懶地走開。他悲哀得很，心亂得如旋風，各種憂慮同時湧上胸來。怎樣好呢？到什麼地方去好？從洛賽留到可特准有一天的火車路程，身邊只有一塊錢，再除去今天的費用，所剩更無幾了。怎樣去張羅路費呢？勞動罷！但是向誰去求工作呢？求人布施嗎？不高興！難道再像方才地被人驅逐辱罵嗎？不高興！如果這樣，還是死了好！他一壁這樣想着，一壁遠望那無盡頭的街路，愈把勇氣消失了。於是把衣包放在路旁，倚壁坐下，兩手捧着頭，現出絕望的神情來。

街上行人的脚，在他身上觸碰。車輛轟轟的來往經過。孩子們都來立在旁邊看他。他暫時不動，忽

然驚聞有人用了隆巴爾地土音的意大利語問他：

「怎麼了？」他因了這聲音舉起頭來，看不覺驚跳起來。

「你在這裡！」

原來這就是航海中要好的隆巴爾地老人。

老人的驚訝，也不下於他。他不等老人詢問，就急急地把經過告訴了老人：

「我已沒有錢了，非尋工作做不可。請替我找得甚麼可以賺錢的工作。無論甚麼都願做。搬垃圾、掃街路、小使、種田都可以。我只要有黑麵包喫就好，只要得到路費能夠去尋母親就好。請替我找看！因為此外已沒有別的方法了！」

老人迴視了四周，搔着頭：

「這可爲難了！雖說工作工作，也不是這樣容易找尋的。另外想法罷。有這許多同國人在這裡，些許的金錢，也許有法可想罷。」

瑪爾可因這希望之光，得了安慰，舉頭對着老人。

「隨了我來！」老人說着開步，瑪爾可提起衣包跟着。他們默然在長長的街市走，到了一旅館前，老人停了脚。招牌上畫着星點，下寫着「意大利的星。」老人向內張望了一會，回頭來對着瑪爾可高興地說：「幸而碰巧。」

進了一間大室，裏面排着許多的桌子，許多人在飲酒。隆巴爾地老人走近第一張桌前，依他和席上六位客人談話的樣子看來，似乎在沒有多少時候以前，老人也會在這里和他們同席的。他們都紅着臉，在杯盤狼籍之中談笑。

隆巴爾地老人不加敘說，立刻把瑪爾可介紹給他們：

「諸位，這孩子是我們同國人，爲了尋母親，從熱那亞到培諾斯·愛列斯來的。既到了培諾斯·愛列斯，問知母親不在那里，在可特准，因了別人的介紹，乘了貨船，費三日四夜的時間才到這洛賽留。不料把帶來的介紹名片遞出的時候，前方斥逐不理。他錢既沒有，又沒有相識的人，很困苦呢！有甚麼法子嗎？只要有到可特准的車費，得尋到母親就好了。有甚麼法子嗎？像狗樣地置之不睬，也不是應該的罷。」

「那里可以這樣！」六人一齊擊桌叫說。「是我們的同胞哩！孩子到這里來！我們都是在這里作工的。這是何等可愛的孩子啊！喂！有錢大家拿出來！真能幹！說是一個人來的好大膽！快喝一杯罷！放心！送你到母親那里去，不要擔憂！」

一人說着撫摸瑪爾可的頭，一人拍他的肩，另外一人替他取下衣包。別席裏的工人也聚集攏來，隔壁有三個阿根廷客人也出來看他。隆巴爾地老人拿了帽子巡行，不到十分鐘，已集得八元四角的

錢。老人對着瑪爾可說：

「你看到美洲來，甚麼都容易哩！」

另外有一客人舉杯遞給瑪爾可說：

「喝了這杯，祝你母親的健康。」一同舉起杯來。瑪爾可反覆地說：

「祝我母親的健……」心裏充滿了快活，不能完全說出話來，把杯放在桌上以後，就去抱住老人的項頸。

第二天未明，瑪爾可即向可特淮出發。胸中滿了歡喜，臉上也生出光彩。可是，美洲的平原，到處總是荒涼，毫沒有悅人的景色。天氣又悶熱。火車在空曠而沒有人影的原野駛行，長長的車箱中只乘着一個人，好像這是載負傷者的車子。左看右看，都是無邊的荒野，只有枝榦彎屈得可笑的樹木，如怒如狂地到處散立着。一種看不慣的淒涼的光景，竟像在敗塚叢裏行走。

睡了半點鐘，再看看四周，景物仍和前一樣。中途的車站，人影稀少，竟像是仙人的住處，車雖停在那里，也不聞人聲。自己不是就在火車中被棄了嗎？每到一車站，覺得好像人境已盡於此，再進去就是怪異的蠻地了。寒風拂着面孔，四月末從熱那亞出發的時候，何嘗料到在美洲逢冬天呢？瑪爾可還穿着夏服。

數時間以後，瑪爾可冷不能耐了。不但冷，並且幾日來的疲勞也都一時現了出來，於是就朦朧睡去。睡得很久，醒來身體覺凍，精神不好過。漠然的恐怖，無端襲來，自己不是要病死在旅行中嗎？自己的身體不是要被棄在這荒野作鳥獸的糧食嗎？昔時曾在路旁見犬鳥撕食牛馬的死骸，不覺背過了面。現在自己不是要和那些東西一樣了嗎？他在暗而寂寞的原野中，爲這樣的憂慮所纏繞，空想刺激他，使他只見事情的黑暗部分。

到了可特准可見母親，這是靠得住的嗎？如果母親不在可特准，那末怎樣？如果是那個亞爾忒斯的紳士聽錯了，那末怎樣？如果母親死了，那末怎樣？——瑪爾可在這樣空想之中又睡去了。夢中自己已到可特准，那是夜間，從各家門口，窗口，都漏出「你母親不在這里囉！」的回答聲。驚醒轉來，見車中對面有三個着外套的有鬚的人，目注視了他在低聲說甚麼。這是強盜！是要殺了我取我的行李的。這樣的疑慮，電光似地在頭腦中閃着。精神不好，寒冷，又加之以恐怖，想像就因而愈錯亂了。三人仍是注視着他，其中一個竟走近攏他。他幾乎狂了，張開兩手奔到那人前面叫說：

「我沒有甚麼行李，我是個窮孩子！是獨自從意大利來尋母親的！請不要怎樣我！」

三個旅客因瑪爾可可是孩子，起了憫憐之心，撫拍他，安慰他，和他說種種話，可是他不懂。他們見瑪爾可冷得牙齒發抖，用毛氈給他蓋了叫他坐倒安睡。瑪爾可到傍晚又睡去，等三個旅客叫醒他時，火

車已到了可特准了。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飛跑下車。向鐵路職員問美貴耐治技師的住址。職員告訴他一個教會的名辭，說技師就住在這教會的近旁。他急急地前進。

天已夜了。走入街市，好像仍回到了洛賽留，這里仍是一樣地交叉着縱橫的街道，兩側也都是白而低的房子，可是行人卻極少，只是偶然在燈光中看見蒼黑的怪異的人面罷了。一壁走，一壁舉頭張望，忽見異樣建築的教會，高高地聳立在夜空中。市街雖寂寞昏暗，但在終日由茫漠的荒野來的人的眼裏，仍覺得鬧熱。遇見一個僧侶，問了路，急急地尋到了教會和住家用震慄着的手按鈴，一手按住那躍躍要奔跳到喉間來的心臟的鼓動。

一個老婦人攜了洋燈出來開門，瑪爾可一時說不出話來。

「你找誰？」老婦人用了西班牙語問。

「美貴耐治先生。」瑪爾可回答。

老婦人搖着頭。

「你也找美貴耐治先生的嗎？這真討厭極了！這三個月，不知費了多少無謂的口舌。早已登過新聞哩，如果不看見，街的轉角裏還貼着他已移居杜克曼的告白哩。」

瑪爾可絕望了，心亂如麻地說：

「有誰在詛咒我！我若不見母親，要倒路死了！要發狂了！還是死了罷！那叫甚麼地名？在甚麼地方？從這里去有多少路？」

老婦人憫憐地回答道：

「可憐！那不得了，至少四五百哩是有的罷！」

「那末，我怎樣好呢？」瑪爾可掩面哭着問。

「叫我怎樣說呢？可憐！有甚麼法子呢？」老婦人說了忽又像想着了一條路：

「哦！有了！我想到了一個法子。你看怎樣？向這街朝右下去。第三間房子前有一塊空地，那里有一個叫做『頭腦』的，他是一個商販，明天就要用牛車載貨到杜克曼去的。你去替他幫點甚麼忙，求他帶了你去好嗎？大概他總肯在貨車上載你去的罷，快去！」

瑪爾可提了衣包，還沒有說畢道謝的話，就走到了那空地，見亮着許多燈火。大批人夫正在把穀裝入貨車，一個有鬚的人着了外套，穿了長靴在旁指揮搬運。

瑪爾可走近那人，恭恭敬敬地陳述自己的希望，并說明從意大利來尋母親的經過。

「頭腦」用了尖銳的眼光把瑪爾可從頭到腳打量了一會，冷淡地答說：「沒有空位。」

瑪爾可哀懇他：

「這裡有三元光景的錢。交給了你，路上情願再幫你勞動。替你搬取牲口的飲料和芻草。麵包只喫一些些好了，請『頭腦』帶了我去！」

「頭腦」再熟視他，略換了親切的態度說：

「實在沒有空位。並且，我們不是到杜克曼去，是到山契可·代·萊斯德洛去的。你就是同去了也非中途下車，再走許多路不可哩。」

「啊，無論有多少路也不要緊，我願走的。請你不要替我耽心。到了那里，我自會設法到杜克曼去。請你發發慈悲留個空位給我，我懇求你，不要棄我在這里！」

「喂，車要走二十天呢！」

「一點都不要緊。」

「這是很困苦的旅行呢！」

「無論怎樣苦都情願。」

「將來要一個人獨自步行的呢！」

「只要能尋到母親，甚麼都願忍受，請你應許了我。」

「頭腦」移過燈來把瑪爾可的相貌照了再注視一會，說：「可以。」瑪爾可在她手上接吻。

「你今夜就睡在貨車裏，明天四點鐘就要起來的。再會。」頭腦」說了自去。

明天早晨四點鐘，長長的載貨的列車在星光中嘈雜地行動了。每車用六頭牛拖，最後的一輛車裏又裝着許多替換的牛。

瑪爾可被叫醒以後，坐在一車的穀袋上面。不久，仍復睡去，等醒來，車已停在冷落的地方，太陽正猛烈地照着。人夫焚起野火，炙小牛蹄，都集坐在周圍，火被風煽揚着。大家喫了食物，睡了一會，再行出發。這樣一天一天地繼續進行，規律的劃板，好像行軍。每晨五點開行，到九點暫停，下午五點再開行，十點休息。人夫在後面騎馬執了長鞭驅牛前進。瑪爾可相幫他們發炙肉的火，餵草給牲口，或是擦油燈，汲飲水。

大地的光景，幻影似地在他面前展開，有褐色的小樹林，有紅色屋宇散列的村落，也有像那鹹水湖遺跡的一種滿目亮晶晶的鹽原。無論向何處望，無論行多少路，都是寂寥荒漠的空野。偶然也逢到二三個騎馬牽着許多野馬的旅客，但他們都像旋風一樣地快過。一天又一天，好像仍在海上，倦怠不堪。只有天氣不惡，算是幸事。人夫待瑪爾可漸漸凶悍，故意迫他搬拿不動的芻草，汲遠遠的飲水，竟當他和奴隸一樣。他疲勞極了，夜中他睡不着，身體隨了車的搖動旋轉，輪聲轟得耳朵發聾。並且，風不絕。